



C2012056975

中国戏曲

文化概论

(修订版)

郑传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

(修订版)

郑传寅著



C2012056975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修订版）／郑传寅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戏剧场)

ISBN 978-7-301-20610-2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古代戏曲－研究－中国
IV. ①J8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6243号

书 名：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郑传寅 著

责任 编辑：任 慧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内 文 设计：海峰书装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0610-2/J·0436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art@yahoo.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9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6.25印张 363千字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 权 所 有，侵 权 必 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编 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

第一章 海纳百川——戏曲文化的多元“血统” / 5

一 戏曲起源诸说述评.....	6
1. 导源于古代宫廷俳优说	6
2. 导源于皮影戏和傀儡戏说	11
3. 导源于古印度之梵剧说	14
4. 导源于宗教仪式说	20
二 考察戏曲起源的方法和原则.....	34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35
2. 文化演进途径的多样性	36
3. 不能用艺术的起源代替戏剧起源	37
三 戏曲文化的多元“血统”	39
1. 戏曲文化的远源	43
2. 戏曲文化的近源	45

第二章 山重水复——戏曲文化的迟缓发生 / 62

一 戏曲何以晚出诸说质疑.....	64
1. 成说述要	64
2. 我之浅见	76
二 戏曲何以晚出之我见.....	98
1. 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与神话的历史化进程	99

2. “言志”传统与对再现艺术的隔膜	106
3. “求实”精神与对稗官野史的排斥	117
4. 清心寡欲的“养心”要求与对心灵震荡的避忌	119
三 戏曲勃兴于元的原因	126
1. 成说述要	127
2. 我之浅见	135

第二编 古代戏曲的审美形态

第一章 悲喜杂见——古代戏曲审美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	151
一 戏曲分类批评的几种主要方式	152
二 关于古代戏曲中有无悲剧的争论	156
三 西方古典戏剧审美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165
四 古代戏曲审美形态的优长与缺失	167
五 中西戏剧美的融合与互补	169

第二章 哀而不伤——古典悲剧概观 / 173

一 衡量悲剧的“尺度”	174
1. 亚里士多德的“尺度”	174
2. 黑格尔的“尺度”	177
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尺度”	182
4. 我国学者的“尺度”	188
二 古典悲剧的“贫困”	192
三 古典悲剧的特点	202
1. 构成成分：苦乐相错	202
2. 悲剧人物：女性为主	203
3. 悲剧结构：先否后喜	215
4. 悲剧效果：令人酸鼻	230

第三章 乐而不淫——古典喜剧概观 / 232

一 传统深厚.....	235
二 地位突出.....	237
1. 消愁解闷：戏曲艺术家的共同追求	238
2. 插科打诨：戏曲剧目不可缺少的成分	242
3. 尊重丑角：戏行的传统习惯	246
4. 天下夺魁：古代戏曲批评对喜剧名著的着力推崇	250
三 特色独具.....	253
1. 美刺得兼：古典喜剧的样式和功能	253
2. 喜以悲反：古典喜剧的美感成分和审美品格	288

第三编 戏曲文化的精神特质

第一章 浩然正气——古代戏曲对民族气节的礼赞 / 301

一 抵御外侮.....	304
二 存亡继绝.....	306
三 为国效节.....	308

第二章 社会良心——古代戏曲的民间情怀 / 309

一 卑贱者最高尚最聪明.....	310
二 高贵者最卑鄙最愚蠢.....	314
三 惩恶扬善以慰衷肠.....	321

第三章 自择佳偶——古代戏曲对封建礼教的背叛 / 330

一 对闺门之礼的控诉.....	332
二 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摒弃.....	336
三 对门第和功名观念的否定.....	341

第四章 整体直观——古代戏曲所表现的民族思维方式 / 343

一 什么是思维方式.....	344
二 包诸所有与和而不同.....	351
三 团圆之趣与无往不复.....	368
四 感性的沉迷与实用理性.....	371

第五章 游目骋怀——古代戏曲所表现的时空意识 / 375

一 中西戏剧所表现的时间意识.....	375
1. 以太阳的一周为限	375
2. 一句慢板五更天	380
二 中西戏剧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385
1. 西方古代戏剧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385
2. 古代戏曲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390
三 古代戏曲所表现的时空关系.....	394
1. 时空统一	394
2. 以时制空	394
四 戏曲时空意识形成原因诸说述评.....	395
1. 不同艺术门类之影响说	395
2. 缺乏物资条件说	398
3. 讲唱文学影响说	399
五 戏曲时空意识形成之我见.....	400
1. 时空意识与宇宙观	400
2. 时空意识与生产方式	408
3. 时空意识与宗教精神	410

跋 / 413



第一编 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认为，艺术科学有两项任务：一是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记述”；二是对其个性特征进行“解释”——将艺术特质的“实际情形”归纳成一般法则。前者属于艺术史学，后者属于艺术哲学。但是“这两个部门，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康德表示知觉和概念间的关系的话，刚巧适合于它们：没有理论的事实是迷糊的，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①。本书的主要任务当然不是“记述”中国戏曲文化创生发展的历史过程，那应该是《中国戏曲文化史》的事，本书的主要任务在于“解释”——总结、归纳支配戏曲艺术生命和发展走向的法则，力图对戏曲文化的个性特征和艺术形态作出准确的概括和科学的说明。诚如格罗塞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科学的这两项任务是很难截然分开的。重在“解释”的艺术哲学不能不顾及艺术的历史过程。这就好比一个人的个性必然与其父母的遗传和教育、出生之后所面临的环境以及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一样，艺术的个性和形态可以而且必须用其创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生存环境去加以说明。总结、归纳支配戏曲艺术生命和发展走向的法则，概括和解释戏曲艺术的个性特征和形态，不应该脱离戏曲文化创生发展的实际过程。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以“解释”为职志的本书，首先考察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以便从这一方位对戏曲文化的独特个性和艺术形态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大器晚成”，用它来概括戏曲文化的特殊道路，可谓“立片言以居要”。中国戏曲文化堪称戏剧文化样式中之“大器”，它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但其诞生却远在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之后。然而，晚出的中国戏曲却是三大古老戏剧中生命力最为顽强的。

古希腊悲剧、喜剧早已只是以几十个剧本的形式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样式，它已经消亡。古印度梵剧也早已是博物馆艺术，当今印度虽有梵剧演出，但大体上是“老戏老演，老演老戏”。中国戏曲却

^① [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

一直在追随时代前行，改革的脚步至今没有停歇，力图实现现代化，不断推出新剧目，书写着自己的当代史。中国戏曲对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的传统戏剧的发生发展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20世纪以来，载歌载舞、时空自由转换、主要通过演员的虚拟表演来创造戏剧情境的中国传统戏曲给寻找出路的西方现代戏剧以很大启发。中国戏曲拥有“一体而万殊”的庞大的生态系统，至今仍有一百多个各具风采但都属于戏曲大家庭的剧种活跃在舞台上，这在世界剧坛上可谓是一绝无二的。戏曲既受到主流文化的渗透，曾进入达官贵人的厅堂和宫廷，宣扬封建道德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剧目并不少见，有些统治者和正统文人也是真正的“戏迷”，对戏曲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古代戏曲又是民间文化的载体，重在表达民间思想情感和诉求。古代戏曲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不屑仕进”或官场失意的文人，服务主体是社会底层的“愚夫愚妇”，古代戏曲所承载的思想情感、社会生活蕴涵和审美取向与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经史以及正统诗文虽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确实又判然有别。因此，具有民间性的古代戏曲曾遭受主流文化的长期打压和排斥，屈居下流，甚至被某些统治者和正统文人目为“诲淫诲盗”的“邪宗”而遭到过禁毁。孕育期的戏曲既有歌舞戏，也有科白剧，但戏曲成熟之后则一直沿着高度综合化的道路发展，“通篇无一曲”的剧作被斥为“其谬甚矣”^①，这与西方戏剧由载歌载舞到歌剧、舞剧、话剧^②各立门户再到走向新的综合的发展道路颇不相同。成熟期的戏曲集诗、乐、舞、绘画（脸谱等）、工艺（戏衣、桌围、椅披等的刺绣等）^③、雕塑（亮相造型等）、杂技（筋斗、特技绝活等）于一身，堪称世界剧坛中综合化程度最高的戏剧样式。可见，戏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是一座蕴藏丰富的文化宝库，其内涵博大精深，多层次多侧面地映照出中华文化的神韵风采。

① 例如明代屠隆的传奇《昙花记》有几出仅以宾白演之，臧晋叔《元曲选·序》就斥之为“其谬甚矣”，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斥之为“怪物”。

②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有不含歌舞纯用对话的戏剧样式，但话剧一词却是我国现代戏剧家创造的，这里借以说明西方戏剧形态的历史演进。

③ 刺绣用于戏衣、桌围、椅披等是从昆曲开始的，元杂剧戏衣上的图案可能是画上去的。

古希腊戏剧创生于公元前 6 世纪末，公元前 5 世纪是其繁荣期；印度梵剧创生于公元前后，公元 3 至 5 世纪是其繁荣期；中国戏曲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渺远的蒙昧时代，但其成熟期一直到公元 12 世纪末才真正到来。中国戏曲文化的创生过程是艰难而又迟缓、曲折而又漫长的，这与古希腊戏剧形成了鲜明对照。古希腊戏剧脱胎于酒神祭祀，其“血统”是比较单纯的，从酒神祭祀仪式被引入雅典到悲剧的正式诞生只经历了几十年时间，其孕育期很短。中国戏曲并非由某一宗教仪式直接转化而生，而是如海纳百川，由多种表演技艺经过长时间的熔铸而成，其“血统”是多元的，其孕育期长达数千年。古希腊戏剧的繁荣与古希腊城邦的兴盛是同步的。古希腊戏剧诞生于古希腊鼎盛时期最繁荣的城邦雅典，正是当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和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城邦经济奠定了古希腊戏剧走向繁荣的雄厚基础。然而，中国戏曲文化的繁荣却与“覆盆不照太阳晖”^①的黑暗和灾荒频仍、瘟疫流行的贫弱相伴。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元代前期，这一时期，蒙古贵族先是进行野蛮残酷的掠夺性战争，铁蹄所到之处是瓦砾和血污，其后又强占良田为牧场，北方和中原农业遭到巨大破坏，元杂剧最为繁盛的大德年间又有大规模的天灾发生，灾后瘟疫流行，人口死亡过半，大批农民流亡。

继承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如此。但是，在继承与创新的具体关系的把握上，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往往有明显的差异。欧洲戏剧选择的是断裂式的发展道路，在颠覆的基础上重建是戏剧形态演进的主要方式，标新立异是戏剧活动的重要尺度和基本原则，这一特点在欧洲现代戏剧史上得到了更集中的体现。欧洲戏剧的这种发展道路体现出强烈的创新冲动和根深蒂固的怀疑精神。中国戏曲选择了绵延式的发展道路，在继承的前提下革新是戏曲形态演进的主要方式，传统特征的保持是戏曲活动的主要尺度和基本原则。尽管戏曲从孕育降生到发展至今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也没有停下改革的步伐，但它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同化而演变成另一种戏剧，也没有中断过自己的

^① 关汉卿著《窦娥冤》第二折【采茶歌】，见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96 页。

发展，戏曲所固有的特点——例如，载歌载舞高度综合的艺术构成，一线到底的线性结构形式，时空自由转换的虚拟表演形式，分行当扮演等程式化方法，韵散结合以曲为主的剧本体制，重视地域性，地方剧种众多等等，一直牢固地保持至今。中国戏曲这种富有顽强历史继承性的发展道路体现出华夏文明取法前贤、珍视传统的文化精神。

戏曲文化的多元血统，迟缓发生，绵延式发展的道路铸就其意格独出的神韵风采。

第一章 海纳百川 ——戏曲文化的多元“血统”

文化特质的个性从根本上说，是由创造它的人所赋予的，文化创造物是人的对象化，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化。但是，人无法脱离社会所设定的框架和提供的条件，随心所欲、“赤手空拳”地进行文化创造。人类的文化创造，既要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还要受到文化传统和精神环境的巨大影响。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既为后人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同时也设定了限制的“框架”。这样一来，后人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前人创造的某些文化特质也就成了新的文化因子的“母体”。

就像动植物遗传，亲代的某些性状必然会通过遗传基因在子代身上重现一样，原有的某些文化特质作为孕育新的文化因子的母体，也必然会影响其后代的基本面貌和性格特征。由此看来，要想对戏曲文化的精神特质、形式特征作出准确的概括和科学的解释，有必要首先理清戏曲文化的“血统”和“世系”。

戏曲到底缘何而生？这是一个诱人的课题，曾吸引大批学人探幽钩沉。可是，当人们真正“欲考其所自来”，却又觉得茫然无绪，一时难以准确地道出戏曲文化的渊源所自。这与戏曲文化构成成分复杂，创生起源过程艰难曲折而漫长，以及戏曲文化在封建社会长期遭受冷遇的特殊遭遇均有关系。

戏曲是世界剧坛上构成元素最为复杂的古老戏剧样式。就文学因素而言，它是“言志”的诗词、“述事”的史传和娱情的说唱技艺的交汇融合；就舞台表演形式而论，它唱、做、念、打（舞），无所不包。戏曲降生之时，这些艺术成分早已各立门户，独立发展，已有相当悠久的发展历史。假如从戏曲艺术构成着眼而上溯寻源，势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着眼于唱词——亦即“曲”者，认为戏曲乃诗词之遗，是“词余”；着眼于故事情节者，认为戏曲乃“稗官野史”——是史官文化的庸俗化；着眼于歌舞者，认为戏曲发源于远古歌舞或宗教仪式；着眼于人物装扮者，认为戏曲源于木偶戏；着眼于中印戏剧之比较者，认为戏曲与印度梵剧“逼肖”，其创生源于印度梵剧之传播……这与学界对梵剧起源的不同认知颇为相似。梵剧到底缘何而生也有源于远古歌舞、宗教仪式、木偶戏、外来（源于古希腊戏剧之东渐）等多种说法。

如果以远古歌舞为其源头，戏曲的孕育创生历程竟长达几千年之久，这在世界戏剧史上是不多见的。早在远古时代，我国既有敬神、娱神的戏剧化的宗教仪式，又有拟形拟态的娱人歌舞。不久，既有宫廷俳优的滑稽调笑，又有民间的百戏技艺；后来，既有中原本土的表演艺术，又有异域传入的幻术、歌舞……到底是哪一种文化特质衍生了戏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歧见纷呈，莫衷一是。

戏曲不但难产，而且诞生后又备受欺凌。我国古代真正留意过戏曲，认真记录过戏曲创生起源过程的文人不多，官修的各类典籍少有著录，致使戏曲的创生起源过程长期淹没在朦胧飘忽的烟雾之中。

一 戏曲起源诸说述评

戏曲文化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为廓清迷雾，兹列举成说数端，评说于后。

1. 导源于古代宫廷俳优说

戏剧只能活在舞台上，没有演员的当众表演，也就不会有戏剧。上古

宫廷的俳优侏儒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演员。他们或笑谑，或歌舞，或弹奏，以供人主之笑乐，故有古代文人视之为“优戏之始”。北宋学者高承考索事物起源的专书《事物纪原》卷二“女乐”条认为，夏朝末代暴君桀为满足淫乐之需，开启人主蓄养俳优的恶例之先，从此便创生了“优戏”：“《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自周末皆有，而桀为之始。”^①元代文人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一《优戏录序》亦承其说。

戏剧必须当众表演，但当众表演的不一定都是戏剧。戏剧不能没有演员，但演员之始又不等于戏剧之始，视“优戏”之始为戏曲之起源显然不妥，探索戏剧起源必须紧紧抓住戏剧的特性。以演员装扮人物的化身表演是戏剧的重要特性之一。清代曲论家焦循《剧说》认为：“优之为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②因此，只有“善肖人之形容”的优戏才与戏剧的创生有关。这里所说的“肖人之形容”不是指一般的拟形拟态，而是指有特定对象的人物装扮。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从事人物装扮的优戏，有可能成为戏剧艺术之端倪。按照这一思路回溯戏曲之始，我国古代学人多以楚国宫廷乐人优孟为我国戏剧表演的始作俑者。明代文人杨慎、胡应麟，清代文人钱谦益、焦循等均持此论。如明代文人胡应麟在《庄岳委谈》中说：“优伶戏文，自优孟抵掌孙叔，实始滥觞。汉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后世装旦之渐也。”^③此说承宋人之说而来。宋洪迈《夷坚志》乙卷四“优伶箴戏”条辑录了当时流行的许多杂剧剧目，认为这种优戏发端于上古宫廷俳优侏儒，其功能在于“因戏语而箴讽时政”。被诸多曲论家视为戏曲之滥觞的“优孟衣冠”，典出《史记》第一百二十六卷《滑稽列传》：“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

^① 高承著《事物纪原》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2页。

^② 焦循著《剧说》卷一，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81页。

^③ 胡应麟著《庄岳委谈》（下），见《少石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5页。

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象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①不难想见，优孟堪称“善肖人之形容”者。他不仅借助衣冠化妆，得孙叔敖之“形似”，而且凭借“抵掌谈语”模拟音容笑貌，得孙叔敖之“神似”。他的装扮活动获得了以假乱真的神奇效果，昔日与之朝夕相处的楚王及其左右皆以为孙叔敖“死而复生”，庄王甚至欲以之为相。这里的夸张性描写，不是为了表现楚庄王及其左右愚蠢，而是为了凸现孙叔敖的装扮者“善肖人之形容”。这一装扮活动不仅有衣冠化妆，而且还有对话、歌唱和动作，其中含有戏剧美的因子自不待言。但将其视为戏曲之源，似仍显得勉强、牵强。这倒不是因为优孟的目的在政治、在实用，而在艺术，而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优孟对孙叔敖的成功“模仿”，是人物装扮，但还不是演戏。

演戏是装扮，但装扮并不都是演戏。演戏是一种特殊的装扮，除了要有特定的装扮对象之外，还必须有规定情景——戏剧性的生活经历或场面。优孟尽管成功地装扮了孙叔敖，但没有再现孙叔敖的生活经历。他的装扮活动并非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定情景进行。优孟与楚庄王及其左右的关系并非孙叔敖昔日所处环境的重现，也不是扮演者和观赏者的关系，优孟主要是以讽谏者的身份说话行事的，他并没有利用装扮而真正实现角色转换。正如余秋雨教授所指出的，优孟与楚庄王的对话，并不构成戏剧情景：“优孟扮孙叔敖，只有演员一人……尽管他的扮演带有戏剧性，但他对于自己

^① 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25—2426页。

表演过程的设计是‘一厢情愿’的，他无法预计被他讽谏的楚庄王的态度，因此，他与真实的楚庄王的对话并不构成戏剧的情节。”^①其实，优孟只是穿上了孙叔敖的衣服，并未真正进入角色，他与楚庄王对话其实并不是以孙叔敖的身份出现的。

第二，“优孟衣冠”并非人物装扮之始，如果以人物装扮之始为戏曲文化之发端，“优孟衣冠”似乎并不具备这一“资格”。

模仿是人类的本能，因此，从本能这一视角考察表演艺术之起源的艺术史家，多将人类的模仿本能视为歌舞、戏剧艺术的本源。当然，以人类的本能为表演艺术之本源并不正确，但模仿属于人类的本能，确实很早即已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曾多次指出，“人之初”——人类的蒙昧时代即存在模仿活动。语言尚未产生之前，模仿是人类互相学习、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原始部落的惟妙惟肖的模仿活动和儿童对成人的模仿可以让我们推测早已逝去的蒙昧时代的模仿活动。装扮性的模仿活动是模仿的高级形态。装扮作为模仿的一种方式，在儿童游戏中是普遍存在的。儿童游戏中的装扮有时也是有明确对象的。人类的蒙昧时代普遍存在戏剧性极强的装扮活动。由于蒙昧时代幽渺难知，人类学家通常通过生活在现代的原始部落去推测早已逝去的人类童年的情形。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引述一则材料，介绍了现代原始部落的装扮活动，可以说那是一幕极其生动的哑剧：“一个手挽着弓的阿留特人扮成一个猎者。另一个则扮作一只鸟。那个猎者用姿态表现出他看见那样美丽的鸟儿觉得非常喜悦，但不愿杀死它的心绪。另一个人就摹仿鸟儿要逃走的情形。猎者踟躇了一会儿，终于引弓射鸟。那鸟儿蹒跚地摇了一阵就倒地而死。猎人快乐地跳了一会儿；但到后来他又伤心嗟叹，后悔不该杀死那么美丽的鸟儿；忽然，那只死鸟儿苏醒了过来，而且变为极美丽的女郎，投身到猎者的怀抱里去。”^②如果这里记述的活动真的可以视为人类蒙昧时代的情形的话，那么，由此可见，化身表演式的装扮历史已相当久远。

^① 余秋雨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② [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3页。

我国历史上的蒙昧时代也有这类装扮活动。譬如，我国古代宗教仪式的装扮性就十分鲜明。古人设祭，总觉得没有一个可以目接的具体对象，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为了获得“敬神如神在”的真切效果，往往让人装扮成神，端坐坛上接受祭祀。装扮成神的那个人就叫做“尸”，或叫做“灵”、“保”。他们为了让神灵“附体”，将自己“转换”成神，常常以歌舞动作“降神”和娱神。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古代的巫觋长于装扮和表演，每当举祭之时，“群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凭依”。他们“或偃蹇以像神，或婆娑以乐神”。^①巫觋的装扮有时也有明确的对象。我国北宋著名诗人苏轼说，上古的“八蜡”之祭于每年农事结束的岁终举行，祭先啬以至猫、虎等八位神灵，其中就有化身表演性的装扮活动，因而，八蜡之仪可视为“三代之戏礼”。《东坡志林》卷二“八蜡三代之戏礼”载：“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②蜡是相当古老的宗教祭仪，《礼记·郊特牲》说：“伊耆氏始为蜡。”^③伊耆氏，一说为神农氏，一说为尧。总之，他们都属于传说时代。证之《九歌》可知，巫觋“装神弄鬼”，确实有明确的装扮对象。他们或者装扮成太阳神“东君”；或装扮成云神“云中君”；或装扮成水神“湘君”；或装扮成山神“山鬼”……

无论是从装扮活动的情景规定性，还是从装扮活动所使用的表现手段来看，原始宗教仪式都似乎比“优孟衣冠”更接近于戏曲艺术。而且，这类戏剧性极强的宗教仪式早在“优孟衣冠”之前即已普遍存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说：“巫觋之兴，在少皞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④少皞

^①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② 苏轼著《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

^③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2页。下引《礼记》未注明出处者皆据此版本。

^④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